弄堂旧趣录

向阳院里二三事

陈建兴

现在很多青年人一定不知道向阳院为何物了。

向阳院是以弄堂为单位成立的，由里弄干部把放学后没事干的孩子组织起来做回家作业、参加公益劳动和文体活动。

那时，老百姓居住条件简陋、狭小家里无法容纳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聚在一起。可弄堂里的空地不少，大家就搬出台子、凳子，三五个孩子“一撮堆”办起了“小小班”。一条长长的弄堂竟有七八个“小小班”。我曾经把我家对面的煤球店排门板借来当成条桌，二十多个孩子一起做作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很多人第一次看电视，多半就是在向阳院的。那时的家庭买不起也买不到电视，我们的向阳院分配到一台“凯歌”牌黑白电视机，放到了我家后门别针组里。里弄干部专门为它制作了一个木箱架子，有专人上锁保管。到了晚饭后，弄堂里的孩子早早拿着自家小板凳去别针组里抢位子。我家对门的丁家老大为了坐得靠前些，天天端着饭碗坐在门口等开门。电视机还只是播出“上海电视台”的黑白格子和音乐时，底下已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了，还不时有家长端着绿豆汤和捧着西瓜送给自家的孩子吃。有人搬了只高方凳挤在一片矮凳子里看电视，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。于是，有人趁着黑暗刮他“头塌子”。

向阳院还会开展学雷锋“一帮一”、“一对红”活动。“小戆大”舟舟没有人玩，老是跟在我们屁股后面，傻傻的。看到舟舟的孤独，我喊了几个小孩一起与他“白相”。舟舟只会“老鹰捉小鸡”，他的憨态引来弄堂里的人笑声阵阵。舟舟从小与我一块儿长大，去年听姐姐说，他在弄堂里走失了，几年过去了也未曾回来，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间。

有段时间里弄干部号召我们除四害、拍苍蝇。我们一帮小伙伴去里弄卫生站借来了竹制的苍蝇拍，把家里火柴盒中的火柴梗全部倒掉，带着到弄堂的阴沟洞上、淘米桶边去拍苍蝇，什么地方脏什么地方就有我们的影子。不多时，火柴盒就装得满满的。卫生站阿姨见我们送上死苍蝇，便按盒数，一盒奖励一根玻璃丝。那时，弄堂里不少小姑娘会用玻璃丝巧手编制成精巧的钥匙圈挂件，我用十根与她们换一只金鱼钥匙圈，她们非常乐意，我也拍有所值。

我们弄堂的“向阳院”三个大字，是我按照报纸上的大字摹写的，并用蜡纸剪出来贴在弄堂液压件厂的围墙上。我在学校是宣传委员，校园内一排七块黑板报是我负责出版的，所以里弄干部要我负责出一期向阳院暑期的“学习园地”。内容不难，难的是用纸、颜料等费用无从着落。里弄干部便倡议弄堂内每个中学生出两分钱，自筹经费办“学习园地”，很快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，一下子募得了一元多钱。我去曹家渡战斗文具店买来了几种颜色的纸张及颜料、墨汁，叫来了几个小伙伴，让他们写学毛著的计划、做好人好事的体会、写暑期的打算，之后我再全用毛笔抄录在纸上，还叫来班上同学陈岳良帮我画了报头和插图。

“学习园地”受到了学校和街道干部的好评，令我兴奋不已。可没过三天，一场大风暴雨，把“学习园地”吹了个精光，看着空空的墙壁，我的心也空空的了。

当面风暖融融……

严国庆

边看边聊

这话是从微信上看来的。

正是清明小长假。站在窗前翻看微信朋友圈，有风吹过来，倒是应了这句话。朋友在微信里说，母亲一早提醒她，这个季节就是阳光灿烂也要捂着。接着，送给同样已为人母的女儿十二个字：当面风暖融融，背后吹必伤风。她觉得很受用，便兴致很高地配了春色图推送在微信里。

她常常意外地听见八十岁老母脱口而来的“金句”。事后再问说过什么，母亲却两手一摊，忘了。

说过不记得，惟不忘关爱。这不也是“当面风”之一种？

“当面”与“背后”指向生活中的诸多情形。老人所言是要防冷风、别伤风，说的是人与自然气候之关系的一个侧面。而在民间语境中，它又常常有不少想象空间，可引申出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。接下来我要说的，很多人肯定已经悟到了。比如，不要背后说，而要面对面；比如，有事当面来，背后别使坏……

而生活中的事实往往是，既然是风，就会有自己想去的方向。暖融融的当面风当然好，想想都好，要善待、感谢和珍惜。当面风强劲了，背面风的力量就弱。这正是需要倾心构建、维护的人际境界和社会生态。但不论怎样，背后未知何时也难知何处吹来的风，注定也免不了。要防备，还要经得住。

拿身体来说，“弱不禁风”的意思就都在了。就得健其身，壮其体，强其筋，安其神。乐与风为伴，方得身心与自然之谐。

从做人的角度说，人于世间，总有“八面来风”。几乎天天得与风相处着。如果说，当面风是关爱，背后风则是考问。站得直，即便背后风来仍挺拔；行得端，即便“风邪”也伤不了你；心光明，即便阴风亦无力；抱善念，即便恶语在背也随它……背后风来，倘若一吹一个准，那多半是自己的问题了。风向由它，但求前行；风中行，可见人之本色。

朋友母亲的“金句”，倒真能淘出点金来。这样的金句，我真想多听几句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遗憾，你好！

小伊

大病一场，经历了痛苦不堪的治疗。对着天花板思考人生，漫无目的地在时光隧道游走，不知生为何物。几个月后的一天清晨，窗外似有云雀传递天籁，我突然想去看望久违的世界。

脚尖落在平地的一瞬，有种触电的感觉，恍如隔世，又好似婴儿迈出的人生第一步。我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，胸腔内立即充满了甘甜气味。穿过树梢的阳光给了我一道追光，欢迎我重返舞台，晃得我一阵眩晕。年轻人晨跑过我的身边，一缕淡淡的汗味，席卷起几片落叶。花在阳光里谄媚，草借着风整理自己的发型，猫懒散地在壁角拍打着尾巴睡回笼觉，磨叽又刻板的西瓜虫先生踩着永远不变的脚步和路线准时出门，隔壁学校的喇叭播放着铿锵有力的广播体操口令，楼下的阿姨从菜场回来，一路上跟大家汇报今天的菜价……这一切，真好！

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原力吧——活的，热的，新鲜的，摇摆的，闪光的，聒噪的，逼人的，摄人心魄的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最深的感悟，总是发生在最深的痛苦之后？当你不珍惜手中的幸福、健康与所得，总会得到一阵棒喝。所幸，我醒了过来。

人生总会经历遗憾和磨难，只要我们还恋着这滚滚红尘，我们就不得不分泌出一种叫做坚强的物质将它们一层层包裹起来，然后继续前行，收获如珍珠般温润优雅，如沉香般静谧幽远的心之迷藏。

感谢，遗憾！

台前幕后

久久

很久前去听一个讲座。回南天，一进讲厅就觉得燠热，说是空调坏了。厅里布置得光鲜，台上摆着仿明木制桌椅，背后顶天立地大LED屏，两边垂着绛红色帘幕。主讲人尚未到场，忽然匆匆跑上一个工作人员，掀开绛红色帘幕一角，从里面扛出一只落地风扇。就在帘幕掀开的刹那，我看清后台的形容，黑色塑胶布扎裹的横木，七七八八的杂物，陈旧纷乱地堆叠在一起。我想起有一天踏上单位洋房的阁楼，也是那样“尸横遍野”的场景。而阳光只能照射到爱神旖旎的裙摆和葱茏的花园，无法惠及那些破旧的、遗弃了的器物。

所有光鲜的台前，大概都有一个不堪的幕后。

约定的时间到了，主讲人仍未出现。一个中年人瘫坐在后排座位上，渐渐起了鼾声。鼾声最初是试探的，瑟缩的，因无人反对，便逐步张扬堂皇。最后，主讲人匆匆赶到，讲厅里的气场起了细微的波澜，鼾声也戛然而止。

讲座进入佳境之时，蓦地就有一阵丝竹管弦之声插入，咿呀的唱词，音韵摇曳。讲座主题本是一个作家颠沛流离的苦难人生，此刻忽就显得有点反讽，但想想也是人生的真实境况，总归是一部分人在受苦的时候，另一部分人在享福。等到讲座结束，才看到边上的小厅里，原来是一对男女先生稳坐泰山唱评弹。

坐在台下的时间久了，人的兴趣点会发生转移，开始关注台上正题之外的零零碎碎。环境，布置，听众的私语，演讲者的神情姿态。

讲台的桌布是很重要的道具。除非是沙发，主讲人可以坐得放松些。否则，腿脚该如何安放？少了桌布的遮掩，就仿佛少了一重安全感。手和脚的姿态，会下意识泄露人的真实情绪。相比之下，语言反而是最多伪饰的。从前看美剧《Lie To Me》，剧里判断事实的依据并不是对方说了什么，而是对方的微表情。

演讲者多会辅以手势，也因此，习惯于看台上人的手。男人长一双肥白的肉掌，据说是有福气的征兆。包括一个男人如果面如老妇，也是贵相。感触最深一次，是经人引见一位评论界大佬，燕颔虎须，握手时却吓了一跳，那双手非常之阴柔绵软，平生所未见，仿佛是握住了一只水母。

还有一次是去看昆剧，生旦个个粉面丹唇，唯有手伸出来，是蜡黄的。我与邻座悄语，他们应该手上也要涂粉呀，否则白脸一衬，手更加黄了。邻座嗤一声，觉得我关注的点简直不可理喻。

台上坐着的若是个熟人，往往是更有意思的事，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会在头脑中叠映。有点像唱昆剧的人，观众只看到粉白的脸，熟人才会知道粉饰之下的真实肤色，那些雀斑和痘印，就像李敖毫不留情痛揭胡因梦的“便秘梗”。

舞台深深，背后到底有多少重帘幕，根本数不清，杨柳堆烟，乱花迷眼，这就是人生的丰富性。台下的看官，能看得到多少便是多少罢。

梦笔寻踪

“网”字纵横

徐梦嘉 文/图

网络时代，虚拟的“互联网”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“网”字成了大热门字。小文作“网”字纵横谈。

远古，中华先人为生存取食，发明制造了大量捕捉猎物的工具，网就是主要形式之一。我梳理统计，从网（罒）部的正体字有570多字，加上被简化的30来常用字，逾600字，都直接间接与网的字义有关，但绝大多数已是死字。新版《辞海》仅收录什一，60余字中还有近半数系较冷门字。

甲文不同形制的“网”字写法很多。“基本形”是两根木或竹的杆上交错绷紧了绳子（图一）；两手撒出大网（图二）；此款网（图三，也是“罗”的一款）在两棵树间张一面网，状如现在的排球网。在人的驱赶下，笨鸟撞将上去，自然也被捕获了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有这样的故事：商王外出，见有人张开四面网捕禽鸟，令其撤去三面，只留一面。成语网开三面、网开一面即出典于此。

网头的字直接与间接都与网有关。罗（羅，图四）的甲文就是网下罩着捕获的数量不等的鸟，用一只鸟表示，古义通罩。毕（畢、畢，图五），甲文形是长柄丫形树枝上布了网，是捕捉禽鸟、兔鼠之类的猎具。古人持“毕”捕猎，看准时机，果敢出手。捕获猎物，毕也带出新意“完毕”。罕，正体古字网或罒下是干，捕鸟用的一种长柄小网。此网捕捉鸟灵活但难度大，操控者需要熟练技能，敏捷身手，故罕有了稀罕之义。“罺（máo）”此字指捕捉麋鹿的网，甲文（图六）是以网罩着有角（雄性）麋鹿的头，身形略去。网下置兔子的甲文有好几十款，即用网捕捉狡兔。罝（jiē）、罘（fú）等不少异形正体字初义也是捕兔网，《诗经·兔罝》：“肃肃兔罝，施于中林。”同样可用网捕获凶猛的兽类，捕熊的罴罷羆，冷僻正体罒下虎罒下豕，对应甲文捕捉老虎与野猪的。有款“罒豕又”配的甲文，网绳扭曲（图七），形象地刻画出所捕获的猎物在收网时挣扎情景。

一些甲文有网部的字，正体已异变：禽字甲文（图八）上是一羽鸟，下的“离”就是树杈网“畢”，指捕获了鸟等猎物，此义后来由加扌（手）的擒字体现；手网鱼组合的“渔”字一款（图九），这是撒网捕鱼最简约的构图，故渔字本义为捕鱼；纲（綱）的甲文（图十）是双手持绳甩出网的动态速写，也是成语纲举目张的示意图，鱼网上的总绳即纲，张开的网眼即目，执本而末自从。

罠（mín）、羂（juàn）由捕捉走兽的网带出绳套陷阱意。日语中此两汉字还常在使用，意涵不变，但与汉字读音不同，皆读网的谐音“わな”。有部日本电影《甘い罠》，中文就可译作甜蜜陷阱或甜蜜圈套。

网除各种捕猎物功能外，还有盛物等生活用途，甲文買（买）便是购物时一手交钱（貝）一手用网兜取货的写照。树枝和竹片编的箩篓筐篮笼等都是由网演进过来的。

从具象网的形态，引申出抽象意象纵横交错义的新词语古已有之，如成语天网恢恢、罗钳吉网、文深网密等。而今更不胜枚举：电网、法网、安全网、关系网、信息网、网屏等等。

抑或是巧合，当代与网络相关之用词，有的还是古为今用：源自唐李延寿《南史·循吏传序》的成语“珠窗网户”形容饰珠镂花的豪宅门窗，现“网户”指互联网用户；能织网的蜘蛛旧时又谓网虫，如今则用来称沉迷网络者。

胪列新《辞海》与电脑字库皆有的较生僻“网（罒）”部字，虽然很少，仍可体味庞大网（罒）字世界的诡形奇制与缤纷陆离：罕罘罡罣罟罩罩罪罩罦罨罭罫罬罰罱罩罹罩罽罾罾罾